

一 / 瓣 / 心 / 香

重庆的冬

段忆佳

1996年初冬,我追着时代浪潮,兜里揣着两万元银行贷款,带着不满四岁的女儿,一腔热忱踏上重庆的土地。

迎面而来的江雾裹着清冽湿冷,瞬间漫过眉眼。这一待,便是三十年。重庆的冬,陪着我走过岁岁年年,早已不是单纯的四季轮转,它是我半生坎坷与温暖的诠释,每一缕雾、一阵风、一抹烟火,都藏着刻进我骨子里的时光印记。

重庆最能彰显冬之韵味的,莫过于这漫天缭绕的烟雨迷雾。初来那年,我在两路口体育馆开了家露天茶馆,亲手搭建的云南傣族风格的竹楼,配上醇香的三道茶,引得无数球迷慕名而来。这里离重庆市作协不远,作家们常聚于此座谈交流,自幼钟爱写作的我,有意靠近他们悄悄旁听,默默记下他们的高论。生意再忙,我也从未放下笔,可在这些前辈面前,却始终不敢贸然坦言自己也爱写作、也在坚持练笔。那时的文字,只是喃喃自语,即便终日穿梭在熙攘人海,心却像被孤立在一片荒岛上。所以,文字便是我与自己,也与世界最好的交流方式。

清晨,白茫茫的雾气从竹楼缝隙漫进来,瞬间驱散了我满身倦意。二十几岁的我,送不到四岁的女儿去幼儿园,转身还要打理一整天的琐碎日常。在这座朦胧得辨不清方向的城市里,我半点不敢懈怠。竹楼岩下的早餐店与电话亭,都被浓雾隐了踪迹,那时我人生地不熟,前路茫茫恰似这无边烟雾,看不清归处。寒风钻透衣服直抵肌肤,裹着迷茫忐忑,令人手足无措。

后来日子渐稳,再触及这烟雾,心境已然不同。它依旧浓稠,却多了几分温润,远处的南山在雾中晕成一抹淡青,嘉陵江的水波载着雾气缓缓流淌,像极了人生路上熬过来的难关,看似困住脚步,转角却自有柳暗花明的温柔。这雾,漫过了近三十年岁月,漫过了我半生的失意与得意,早已和我的日子深深相融。

重庆的冬,是浸在骨子里的湿冷。抽空煮一碗热腾腾的面条,红油裹着面条的筋道,吃到嘴里,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,瞬间驱散了满身寒意与疲惫。如今,冬日里不必再为温饱发愁,围坐在烟火氤氲的火锅店,看红汤锅底咕嘟冒泡,牛油香混着花椒、辣椒的辛香漫溢,亲朋好友围坐一桌,谈天说地间,所有的坎坷委屈都化作了烟火气里的妥帖温暖。

我曾经踩着磁器口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,冬日的细雨打湿路面,泛着温润的光,路边老茶馆里,竹椅木桌浸着岁月包浆,茶客们捧着盖碗茶慢悠悠地抿着,川剧的唱腔顺着风悠悠飘来,时光慢得像嘉陵江的流水。那时的我,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,哪怕日子清贫,骨子里也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如今再走磁器口,青石板路依旧温润,老茶馆的茶香依旧醇厚,身边多了家人的陪伴,日子添了安稳的滋味。

南山的蜡梅,依旧在冬日里悄然绽放,那些年我孤身一人踏山寻梅,清冷香气萦绕间,满是对未来的期许;现在再登南山,牵着家人的手看蜡梅缀满枝头,鼻尖香韵依旧,心里却盛满了喜悦与安然。那些走过的弯路,吃过的苦,收获的喜悦,都像这南山蜡梅,在岁月的寒冬里,熬出了独有的沁人芬芳。

记忆里,重庆的雪下得浅淡,偶尔一场薄雪,便能让整座山城沸腾。曾经经历过的一场雪,雪花落在肩头冰凉,心里却满是欢喜。

重庆的冬,便是我半生最真切的缩影。它有过迷茫的雾,恰似我初来重庆的忐忑无措;它有过刺骨的冷,恰似我半生辗转的坎坷磨砺;它有过暖心的烟火,恰似我一路遇见的温暖与陪伴。岁月流转,重庆的冬,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沉稳,从迷茫走向坚定。

嘉陵江的水静静流淌,往后余生,我愿守着这山城冬色,伴着烟火岁月,细数流年安然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)

蕉 / 窗 / 漫 / 笔

岁月沉香

王永威

汉丰湖的冬,总透着一种清冽的凛冽,青灰色的湖面静泊着跌落天空。我漫无目的地沿湖走着,忽然有风拂过,裹着一丝幽香,清冽冷冽的,却含着一缕淡淡的甜,仿佛是某个记忆中散落的,带着冷香的早晨,忽然在此刻苏醒。

是蜡梅。

转过弯,满园的枝干便映入眼帘。褐色的枝,淡黄的蕊,都是安静的。可那香气却是热闹的,一团团、一簇簇地涌过来,凉津津地钻进鼻孔里,又慢慢在胸口化开一丝暖意。

园子里传来清脆笑声。一个穿着大红棉袄的小姑娘,扎着两个羊角辫,正踮着脚攀枝头的花。她身旁的老太太银发梳得整齐,正含笑望着。

“轻轻碰,别折断了,让花儿好好开着。”老太太的声音温和平静。小姑娘收回手,鼻子凑近花瓣深深一吸,眼睛亮了:“真香!外婆,为什么冬天还有这么香的花呀?”

“因为有人在等它呀。”老太太说着,顺手将一缕白发别到耳后。

就是这个小动作,让我心里微微一震,那么熟悉。四十年前,教室窗外的蜡梅树下,那个拾花的女孩,也总爱这样把头发别到耳后。

记忆忽然鲜活起来。

也是这样的蜡梅盛开时。十二月的天气冷得刺骨,读初三的我,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学校背书。那天清晨,我准备躲到教室外边去背政治,却看见她蹲在蜡梅树下,正一片片捡拾落花。摊开的书页上,已经积了一小捧嫩黄。那黄不是明艳的,是那种温润的、蜜蜡似的黄。

她抬头看见我,没有惊讶,只是往旁边挪了挪:“你也喜欢蜡梅?”

我在她旁边蹲下。梅香清冽,把四周的寒气都染得干净了。我们说起永远做不完的试卷,背不完的课文,说起各自想跳出“农门”的无奈。她的鼻尖冻得通红,眼睛却很亮:“你看这花,天越冷,它越香。像不像我们?越是难熬,越要找个念想。”

临走时,她把书页上的花分了一半给我:“夹在书里吧。闻着这香味,就不觉得日子那么苦了。以后,闻到这个味道,也会想起,我们在最冷的时候,一起等过花开。”

后来,中考过后我如愿上了师范学校,从此各奔东西。那半

捧蜡梅,我夹在书里带去了远方。花瓣渐渐枯了,碎了,可那香气,好像真的留了下来。

“叔叔,你也喜欢蜡梅花吗?”

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我面前,仰着脸问。她手里捧着一小撮刚捡的蜡梅,递过来:“送给你,香着呢。”

我接过花,一时有些恍惚。四十年的光阴,在这一刻薄得像张纸。

老太太缓步走来,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花瓣上,又抬眼看我。她的眼神很静,像深秋的潭水,但似乎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异样。

“这花年年开,年年香。”她慢慢地说,“只是赏花的人,来来去去不同罢了。”那份优雅,温润里透着清冷。

风穿过蜡梅林,细细的花香飘散开来。小姑娘拉着老太太的衣角:“外婆,你和叔叔认识吗?”

老太太没有回答,只是弯腰折了一小枝花苞饱满的。这个动作,和当年那小女生分我落花时,一模一样。

“今年的花,开得格外好。”她把花枝递给我。

指尖相触的刹那,我忽然明白了。不必问这些年她去了哪里,经历了什么。恰如我们从不曾问蜡梅,如何能在一成不变的严冬里,年年将花朵酿得这般透亮、这般香。

“是啊!”我握紧花枝,“还是当年的香。”

老太太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意,那笑意很浅,却一直漾到眼角的细纹里。她轻轻拍拍小姑娘的头:“走吧,太阳快下山了,我们也该回家了。”

小姑娘蹦蹦跳跳往前跑了几步,又回头朝我挥挥手。老太太走在她身旁,步履从容。走到园子门口时,她转过身,朝我点了点头。

不是告别。是确认,确认我们都还记得,那个花香清冽的清晨;确认有些东西,从未被岁月带走。

我把花瓣和花枝小心地收好。花瓣是小姑娘给的,天真烂漫;花枝是老太太给的,岁月沉香。

湖面起了淡淡的雾。回头看,蜡梅园静静立在暮色里,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。而画中那点点鹅黄,分明还是四十年前的模样,在寒冬里开着、香着、等着……

(作者供职于重庆市开州区博物馆)

走 / 四 / 方

走近青龙大瀑布

陈刚权

放眼望去,远山是朦胧的,树木是朦胧的,我的心也是朦胧的。像是走进一个远古的梦境,有山,有水,有树,有竹……走过“陶然”长廊,踩着湿漉漉的石板,竹叶上响起“沙沙”的雨滴声。

青龙河岸的慈竹,一笼挨着一笼,挺立在悬崖边,扎根在沟壑中,竹节壮硕,竹枝舒展。雨停了,云缝里迸射出微弱的阳光,经过竹叶的过滤,给斑驳的石板路洒下稀疏的光点。伫立在竹林中,竹林里多了一根竹,任凭风吹雨打,一生顶天立地。慈竹,在青龙河畔不是稀罕物,农户家家种,沟里处处见。竹篾纤维坚韧,农家编织用具少不了它。竹子百年常青,竹干直立,竹节中空,傲雪凌霜,“岁寒三友”有它份,“四君子”它在其中。

陆安桥,一座单跨石拱桥,它从万州城郊蒙溪河陆家街,搬迁到青龙河甘宁坝安家。我不知道,桥是不是和人一样,看够了城市的喧嚣,也想隐居到山里来静一静。

登上陆安桥,观看青龙大瀑布位置最佳。多少人在桥上惊叫,拍照。我手扶桥边石栏,静静地望着大瀑布,白花花的水帘,并排从上游直落甘宁湖。如果把它同黄果树瀑布比较的话,它们有不少相似之处,我感觉青龙大瀑布更震撼。

翻过陆安桥,遇见一位骑马将军,马匹缓步前行,将军持刀远眺。我驻足凝望将军,用心与将军交流,眼前晃动着暗淡的刀光剑影,还有那远去的鼓角争鸣……翻开将军的历史,他骁勇善战,足智多谋,破黄祖据楚关,攻曹仁取夷陵,镇益阳拒关羽,守西陵擒朱光,击合肥退张辽,夜袭曹营战功卓著,被陈寿赞为“江表之虎臣”。将军累了,顶着西陵太守、折冲将军的头衔回到故里,族人隐姓埋名,避祸他乡。将军长眠青龙河畔,默默无闻过千年,还是那位叫杜介山的教书先生,为将军垒坟培墓,立碑正名——“大将军甘宁墓”和“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”。甘宁将军屹立在青龙河畔,护佑故乡子民世代昌隆。

拜谒了甘宁将军,再去亲近一下大瀑布。雨雾横飞,瀑声阵阵,发丝顶端有了露珠,衣服开始潮润,凉意袭身,撑开伞,一步步向水帘洞走去。站在瀑布后面,眼前是乳白色的帷幕,帷幕将洞内洞外分隔成两个世界。葱茏的洞外旷野,天是模糊的,树是模糊的,甘宁湖中游动的船也是模糊的。洞内,听到的是瀑布的吼声,看到的是诡异的怪石。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,用瀑声阻隔喧嚣的尘世,用瀑雾过滤心中的杂念,用暴雨洗涤烦躁的心灵。

人在岸边走,水在溪中流。攀上盘山栈道,对面的山低了,树木矮了,农房也像繁星点点,散落在果树之间。俯视峡谷,不仅心里在打鼓,双腿也在颤抖。停下?还是后退?看别人都过得去,那我还是壮着胆子往前走吧!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)

诗 / 绪 / 纷 / 飞

七绝·贵州青岩古镇吟

艾万忠

双狮对峙地承函,屯堡绵延石径循。
六百风烟归一纸,人来客往又青岩。

二

宵灯叠影落尘凡,至味垂涎客已饕。
酒肆流香杯里外,旌旗摇曳自青岩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无线电和航空信息产业协会)